華海彙編 十一

華海彙編目録

下編

華海彙編卷之十一

韓山李源順時和 輯

湖洛分論 性理辨論彙為一統文字故此篇畧之

先是權尚夏居淸風黃江上扁齋以寒水從學者衆皆一時人望多達官聞士如李柬韓元震尹鳳九李頤根玄尚璧蔡之洪韓弘祚成晚徵世稱江門八學士柬元震其最著者也元震以太極圖未發善惡人物五常說與柬議論矛盾柬元震交質于尚夏其答柬曰頃年高明問曰未發時亦有善惡乎愚答曰五性感動之後善惡分矣未發之時寧有善惡之可言

者乎高明笑曰果然矣未發時有善惡之云是德昭之見也愚以為如此則德昭誤矣其後德昭之来扣其所見儘不然矣其意盖謂有生之初便有氣質之性清濁粹駁有萬不齊其本領之美惡如此故發後為淑慝之種子非謂未接物時惡念常存於心也此說不無所見愚嘗印可之矣今承来示無乃愚見亦非耶大學或問論此曰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觀乎此則德昭之言亦有所據斥之雖嚴必不服矣柬又論之不已尚夏又荅曰人之氣質得於有生之初雖未發之前美惡自在惟其

外物未接氣不用事故本性湛然有善無惡雖衆人
如有此時則其霎時之中與聖人無異及其外物之
邪正觸其形而動其中也氣質之美者感其正而易
趨於善氣質之惡者感其邪而易趨於惡此理勢之
不得不然也然則德昭之種子云云何所病而呵叱
如彼也元震與柬互相辨難諸賢問答多不能盡錄
右柬論者皆洛下諸賢及知名之士而元震居在湖
西結城主其議者皆在湖中故謂之洛學湖學於是
湖洛經士各尊所聞靡然從風末流分門幾成南北
部李縡嘗聞崔生祏歸自南塘盛道講說有詩曰德

昭豪傑士往年擧於海自有累世好章又生間歲到
老不一識意見知相庆秋間崔叔固(祏字)過我告南遊
聞是雄辨人子將何以說欲令大議論歸一立談際
知君大力量且恃明見解然亦不易事自信或太銳
偏交諸君子資益亦不細留連數月歸問疾復來税
初學於先進推遜乃其例得無或失言旨意願深諦
盍聞心性間過占氣分界偏全作本然氣質當心體
難將一寸莛敵得千勻勢和者僅一二不合難數計
千萬極不是栗翁說得快外此宜未敢恐亦坐亢厲
義理天下公偏見難拘制此事非可法宜作反身戒

濯舊以來新永言顧自厲況聞狀師德以是爲闡振
盖於本説外推演爲善繼尤庵及遂翁傳授有次第
自誤還小事貽累豈不大吾道本衰敗論議又不
容去私自識盖亦憂衰世○李東字公擧官外臺居
溫陽之巍巖里以學問純正　當宁朝　贈正卿賜
謚文正韓元震字德昭官掌令居結城南塘村學問
先上達故遊其門者雖後進小生無不灕會於太極
五行云元震嘗語其兄啓震弟　震曰人生當隨才
禀而進業顧兄攻科文占科第季兮明農治産業我
則當志於性理學後兄登文科季饒財産元震以逸

進皆如其言 正廟朝 贈判書賜謚文純

尹士持正

景宗庚子九月初七日館官以大成黃龜夏意啓曰
昨日齋儒捲堂臣招致問由則諸生沈坰以為疏事
因疏頭避嫌不成齋任謂以見輕不入食堂云故催
促入堂則掌議尹志述書進所懷以為昨以四人建
祠事陳請蒙 允誌文中小而輕者旣以疏論則重
而大者不敢泯嘿以負我 先大王崇節義激士氣
之盛意故以辛巳丙申事未盡者請改之意發論設
疏廳而方外士友無一人相應已極駭然而東西齋

四學齋生舉皆無緣不叅至於上齋生幾盡謀避僅
與留齋七八人艱成議事之會不得已以居齋生安
宅仁差跣頭則又以無所據之事引嫌逃避臣以齋
任主張是事而言行不能見重致此無前狼狽其何
敢晏然入堂自廁衿紳哉然臣之所蘊畜於中而欲
陳者庶幾因此陳暴使天下後世知有不死之公議
則其亦不幸而幸矣洪惟我　大行大王臨御四十
餘年仁覆如天明斷如神使綴旒之國勢措之泰山陷
溺之人心免爲禽獸此東域含生之類所以沒世不
能忘盛德之至善也嗚呼日月有時蕆塗將啓而曲

阜之履巳遺昌歜之好莫追則今日臣子之所可自
效其萬一者惟在於發揮　先大王平日之志事以
之垂萬世貽燕之謨懿一國如喪之慟而我　殿下
所以無憾於誠信之道者亦以在是苟於此一有未
盡則　殿下何從而伸無窮之孝思臣子烏得免於
春秋不臣之誅哉嗚呼我　先大王謨訓政教動合
矩則前後事業卓越百王而若辛巳丙申事其處變
之得當衛道之盡誠實千萬古所未有者也今伏見
判府事李頤命所撰進幽宮之誌於辛巳事則没而
不書於丙申事則微婉其辞使是非相混臣不勝驚

駭痛惋夫辛巳之變暗密難測而我　先大王明於
燭幾謹於防患夬快乹斷明施典章使宮闈肅而輿
情洩其處分之嚴正志慮之深遠求之簡策亦所罕
見也若丙申事則變起師生而民彝日壞其流之害
將至父子薄而君臣絕我　先大王聖學高明洞卞
是非既明正尹拯背師之罪繼又勉戒我　殿下無
復或撓其淑人心正士趍之功真可以建天地而不
悖此斯文之所永賴而不墜者也嗚呼我　先大王
既有此盛德事而今不可以復見焉則為　先大王
臣子者孰不欲飲泣追思盡表章於來世而李頤命

乃於白首之年猶且顧瞻利害費盡機巧忘　先王
隆厚之恩而藉他日讒賊之口此豈人臣所可忍爲
而及其公議嘩然惧不可逃罪則敢以諱親之說作
爲義理有若　殿下眞有可諱之親而臣子自有當諱
之義者然噫噫此何言也惟我　先大王先后　祖
宗付託之重而傳序於　殿下嗣登寶位爲社稷生
民之主則　殿下之不敢復有私親義理至明况辛
巳處分寔出於　先大王爲國家萬世之慮而前後
章奏之批明示　聖旨所存者炳如日星則　殿下
之不敢復以他意存於淵衷道理當然而相臣旣旨

怵迫禍福使 先大王懿美之德不免掩翳而不章
又復傅會經訓文致奸言要以自掩其心跡而誣一
世耳目嗚呼使 先大王若在於今日則相臣猶敢
以此等語肆然於章奏間哉其不忠無狀之罪可勝
誅哉伏願 殿下亟命他大臣改撰於其所不可不
書者痛快說去無令盛德大業終至剝蝕則實國家
之大幸而我 先大王在天之靈亦可以小慰矣臣
初欲以此陳章而此箇義理人所共知相臣之疏亦
以物議為言意謂朝廷之上必有不忍背 先大王
而為 殿下言者故姑以建祠事為請矣今刻役將

始而處經幄者疏已具而畏縮不敢發廟堂臺閣亦
或聚議竊歎而終未有一陳者 殿下之股肱耳目
如此而猶可以爲國乎臣切痛之噫嘻彼廷臣之歷
盡風霜志氣摧頹者固不足言而獨惜夫士林之中
平昔以言議自任節義自誇常以爲高出世人者曾
無一介慷慨倡義之人而齋生積歲享廩徒費虀鹽
之歸此眞可謂令人代羞者也雖然臣旣發大論而
見輕自中貽此莫大之耻辱於賢關則 祖宗三百
年培養之風掃地盡矣其在廉隅不敢冒入恭俟處
分云臣以捲堂事體未安嚴廬之中不當煩瀆速入

之意反復勸諭終不回聽似當有別樣開諭而臣難
獨勸知事李觀命同知事宋相琦申銋牌招同勸何
如
傳曰依啓聖廟捲堂事體未安斯速勸入可也
又啓傳宣 聖旨則尹志述聽批後削名出去諸生
沈垌還入食堂云云時 上命志述遠配知館事李
宜顯陳若不宥志述泮儒決無還入 上放志述正
言趙最壽䟽請罷宜顯職 上批無皂白因臺啓罷
最壽職辛丑十二月備忘記昨年尹志述憑籍改撰
誌文造意陰險誣辱私親之狀渠之書進所懷窮凶
情節畢露無餘斷不可饒貸亟正邦刑志述以結案

者名拒逆刑訊三次同月十七日堂古介行刑禁堂
朴泰恒開坐都事李宇夏率去而禁其家人出見云

辛壬誣案

景廟自在東宮不幸罹疾　肅廟有易樹之意乃於
丙申左相李頤命獨對發其端而未果然　聖意已
屬於延礽君也　景廟旣即位嗣續無望元年辛丑
八月二十一日　上承　慈教冊立　世弟時正言
李廷熽疏請建儲命議大臣領相金昌集判樞趙泰
采左相李健命戶判閔鎭遠工判李觀命兵判李晚
成刑判李宜顯左叅賛任埅判尹李弘述大憲洪啓

迪大諫洪錫輔請對昌集曰臺言至當請禀 慈殿
健命曰深夜請對早定大計幸甚 上即從之諸臣退閤
外夜過半殿門已閉東西廂燈燭皆滅諸臣憂惧不
知所爲俄 命復入授一封書內一紙書 延礽君三字
一則 慈教若曰 孝宗血脉 先王骨肉只 主
上與 延礽君而已有何他意承旨趙榮福書 傳旨
册立 世弟司直柳鳳輝疏言建儲重大而猝遽忙
急此何舉措廷爀疏有若嘗試及得禀處教更鼓已
深力請必準殆近催督無人臣禮自今毋使威福下
移仍正大臣以下罪犯 上曰鳳輝語涉狂妄大臣

三司請鞫依允後遠竄右相趙泰耉劄救鳳輝十月
執義趙聖復疏請 世弟參聽政令批以好矣備忘
記曰予有奇疾 世弟英明大小國事令裁決是夜
左參賛崔錫恒承旨玉堂請收備忘司果韓世良疏
曰備忘有 世弟裁斷之教頃見趙聖復疏引 世
弟參聽盖念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其曰參聽非臨朝
而何為人臣敢懷移天位之計也兩司請拿鞫世良
上曰依再昨備忘代理 世弟四上疏辭百官三日
庭請還收 上曰火症漸升將使左右考例舉行左
右可乎 世弟可乎與我兄弟分苦分痛以扶將亾

之國宰臣李台佐閔鎭遠曰顧今國事烏可無代理之擧乎昌集頣命泰采健命聯劄曰大小國事幷令裁斷之敎決不敢奉承至於細務分理旣有丁酉裁定依丁酉節目擧行幸甚因罷庭請主可罷之論謂同聲唯諾時泰耉在果川聞四大臣聯劄蒼黃入城到訓局直房送言領左相曰將何以處之荅曰以丁酉節目陳劄擧行此外無他道理盖丁酉有 世子代理之擧也泰耉自宣仁門入去請對政院以爲右相方在臺啓中不可啓禀方相持之際司謁揮汗撥奏曰聞右相入來卽進對又曰三司引見三大臣亦請

對崔錫恒李光佐李肇韓配夏金演李台佐亦追到
閤外請對 上御進修堂臣昌集健命頤命泰耉鎮
遠錫恒配夏光佐台佐肇演觀命判敦宋相琦禮判
李宜顯吏判權尚游兵判李晩成司直李正臣吏叅
李秉常兵叅金在魯禮叅李㙫都承旨洪啓迪承旨
洪錫輔趙榮福安重弼俞崇韓重熙應教申晳校理
李重協司諫魚有龍掌令朴致遠持平柳復明正言
愼無逸黃梓兼春秋金克諴翰林朴師聖假官朴琉
等三十六人入侍昌集健命累請收偹忘泰耉錫恒
演同陳昌集曰錫恒演援說 先大王傳禅及汗事

哉亦危怖乎若不及今還收危怖之言無所不至矣
錫恒曰援古事取大義而已設或差殊有何大妨昌
集又請收備忘 上曰惟大臣以下退出錫輔曰右
相入來之由既無政院陳稟 殿下何以知之乎請
明白下教啓廸曰自古置政院無益矣致遠曰若奸
細之人因此而入則何以處之錫輔曰大臣去就
殿下曷嘗見如許事不明白處分國必亡矣 上無
發落而代理之 教還收兩司請治泰耉潛入時承傳
色及司謁 上允之又請罪泰耉交通宦侍之狀遠
竄不允判義禁閔鎮遠知義禁李觀命啓司謁等晙

昧發明援引內官金景狗請拿問 上曰廷臣設請
後連坐進修堂闕閤門外喧嘩前導聲故問之則右
相入來云此非自下徽稟事司謁等論罪置之重協
劉斥泰耉交通陰逕 答曰若宦侍任自為之殺之可
也族之可也而旣因 君命則有何可罪之端致遠蓓
泰耉宣仁門潛入演輦一時突入海伯李埰疏仲潛
入罪 答以由予不明是誰之咎十一月四日重協又
斥泰耉 答曰以予涼德不明無君無嚴之論發於意
外未知以宦官宮妾知名之人幾許除拜念時事之
如此不覺慨然有龍疏斥李埰又斥泰耉持平李倚

天亦同啓光佐亦言泰耉無罪十二月司直金一鏡
李真儒李明誼朴弼夢尹聖時徐宗厦鄭楷世稱疏
下六賊也疏略曰庭顲黽勉止於三日聯名上劄任
自裁定其於聖躬相爲表裡時刻之間事將叵測倘
微自外新入之大臣國之爲國未可料也已巳大臣
半日庭請之罪尚斥以造詞仁弘之科則彼輩固難
逭莽顯莽操之誅罪通于天其可赦乎顧瞻王室岌
岌殆哉身佩安危之大臣秖欲進死一步居臺閣者
敢以陰機等說勒成重案直請竄鞫目之以締結交
通其設心亞且慘矣又曰不臣之心一劄孔彰無君

之罪萬目難掩又曰丁酉李頤命獨對前席屏旨既
不如李泌之爲而請招諸相欲詢可否苟究其情誠
有難測代攝天職處告 太廟唐虞故事明有可據
而金昌集之力遏者恐或事體漸重其勢難動也妖
賊志述逼辱 聖躬無復人理昌集輩羣起而和之
刼迫 殿下昌集謂 殿下不足與有爲也彼輩既
不以君父待 殿下亦不以臣子自處也彼聖復亦
指揮使令中一者也國有罔極之擧昌集也左足不
窺於戶外健命也緩驅僅止於闕下昌集之許免也
則健命㤗來與夫兩司羣醜奔走慌忙必復黨甚之

位憶賊臣引年而釋柄則何其悶迫之至此　明主
無端而謝事則何其恝視之若彼也昌集父壽恒臨
絶戒力避權要他人尚悲昌集恬然自如頤命以師
命之弟包藏禍心怨毒在憯入城翊日即辨是劉泰
采本以患得患失之鄙夫忘恩負國惟利是趨健命
賦性暗曲處心回慝傳法於師命之妖師頤命之凶
猾昌集之惡與之相濟泰采之奸聚而為助病國害
民特其細故犯分悖義便作能事四凶勢成百邪影
從前後左右無非相國之人又曰有一宰臣言筵請
之非昌集曰吾不忠健命則曰吾無狀不忠無狀渠

亦自知惟恐臣等之議其後昇穀急張鹹弩齊發三
十薦紳半夜擊逐彼輩之於 殿下固無君臣兩全
之勢彼安則此危此安則彼危荅曰應旨進言予甚
嘉納而侵詆大臣殊欠和平於是諸大臣胥命是夜
教訓將李弘述奸凶萬倫陰懷不測之心予甚痛駭
門黜以魚有龜兼察承旨三司卿宰或黜或遠以沈
檀為吏判一鏡為吏參真儒明誼鄭夢梁聖揆李濟
尹延為三司錫恒為兵判李正臣為承旨李世瑾為
吏議光佐升禮判演升戶判肇升刑判皆除授也
上曰捴我使尹慤奸邪之鷹犬予甚痛惋門黜以尹

就商陰訓將又曰洪啓廸之再三陳疏陰懷不測之心
締結奸邪輩窺予之淺深極為痛駭黑山島圍置有
龜伸救四大臣鞠躬盡瘁卒被罔極之誣又作一鏡
疏之五悖沈檀衰朽老殘為清朝之棄物 答曰予志
已決卿勿煩瀆一鏡疏作有龜受人指嗾干預國政
眞儒等啓請昌集頤命島配泰采竄邊健命待議事
歸栫棘不允時健命以册封奏請使赴燕也後依啓
徐宗廈啓庭請罷時催諸人姑先削黜伏閤三司李
廷熽等遠竄依允 上曰柳鳳輝定配置之 上曰
有一分敬君之心敢以卜相於宮妾知名之人等語

發論卽其時臺諫魚有龍朴致遠拿鞫李倚天遞配
上曰領左相遞改　上曰尹志述憑藉改撰誌文誣
辱私親亟正邦刑朴泰耈請貸死柳赫泰耈錫恒徐命
均啓之皆不從志述著名拒逆草記　上曰罪惡貫
盈不待着名擧行知義禁韓配夏欲勒爲結案行刑
判禁洪萬朝曰三百年無不爲結案直刑之規嚴刑
三次行刑　上曰趙聖復鞫問錫輔鎭遠等遠竄時
泰億作書命均以真儒與一鏡不可苟同之意則一
鏡以辱說及於泰億作書於聖時若擊去沈檀則當
角巾東歸云真儒啓弘述引昌集人布列幕府陸玄

稱名人曉術數作昌集密客及其反去弘述受昌集
嗾撲殺情跡叵測擅開官庫盜出累千金軍需將欲
何為請鞫允先是有陸德明申奉堂者為劇賊衣婦
人服入閭里奸騙女子水使金時泰言德明善術數
恣行妖邪改名玄情跡莫測何不譏捕弘述時以捕
將即日杖殺一鏡蜚語曰陸玄以昌集腹心而弘述
與昌集密議為玄所聽故殺之以滅口云真儒啓前
承旨金濟謙嚴嵩之世蕃閔黯之章道也幼學李喜
之師命之子血黨春澤已死與進士俞宅基佐郎沈
尚吉直長洪義人締結杜門揮客向來奸黨之疏皆

出此輩請邊配允聖時濟啓李晩成主張黨伐資送
聖復請遠竄允獬夢啓黃海兵使金時泰權乙親屬
後民膏澤副摠管柳就章庸騃鄙夫權奸鷹犬陞擢
將領預受密約累費千金買納庄土御營千摠梁益
標乙悖麁勇爲世棄物權乙拂拭作爲爪牙庭請之
時無實職內着軍服外衣朝衣跟護相臣不離須臾
幷邊配洪州牧使洪致中使倭崎嶇外假士類之名
內附凶賊之黨請削允李集結姻乙黨依違俯仰柳
鳳輝之請鞫出於乙黨而集入參賣友圖利古人所
鄙未後一疏不過塞責請削不允領中樞金宇杭力

諫處置之非 上曰予自潛邸時心常痛惡內官張
世相高鳳獻宋尚郁爲人奸譎并遠配時一鏡黨與
宦侍暗地關通謀議朴尚儉閉門以塞 世弟問寢
之路宮人石烈肆其悖語於 內殿凡所以害 世弟
者無所不至 世弟引宮官金東弼權益寬洪禹賢李
世煥令曰一二閹豎作俑中間欲除去吾身 慈教
以往告余泣陳於 大朝幸下拿推之命旋還收遽
下不敢聞之 嚴教將欲出閤俟罪仍辭位爲計東弼
先陳不敢奉教諸僚繼言之令曰此輩與余不兩立
毋寧釋去此位守吾本分東弼曰彼卽 邸下家奴以

不両立若比對者然臣愚死罪 邸下恐未免失言今
日若不釋位必遭此輩毒手吾寧為泰伯仲雍其次
張公藝忍字吾本心也 仍嗚咽不成聲台佐恭億承
旨玉堂請閹竪等正刑 慈殿諺教曰以 先王遺教
毋立延礽不幸中官及宮人交搆 世弟將陷不測之
科無寧依 先王所授爵號依其願出外千萬千萬恭
書封納又諺教曰宮人宦侍交搆 兩宮敢以凶悖之
說肆然於 大殿及余座之前合有當律其締結宮
人宦侍者依律處置又下備忘曰今番庭僚竄鞫之
舉專在於 大殿尚宮內人必貞石烈等締結交通

予與 東宮孤危之狀萬萬絶痛首相以袖歛収 慈
教不使人見之謄布草草云 世弟師泰耉及一鏡諸
人來對 世弟皆陳勿出閤之意泰耉又請勿傳播外
人之說說書宋寅明引李泌之解肅宗輔國指托泰
耉令曰李泌事不能無望於師泰耉曰臣謹竭股肱
之力無負殊遇 令曰李泌事更願師之留意仍寢出
閤之教泰耉請內人閽竪一體正刑以副 慈教依
啓宇抗劄論不設鞫失刑莫甚云泰耉等恐露端緖
欲汲汲滅口石烈已斃前夜必貞拿囚之時面無人
色不通言語吐瀉之物色黃變常仍物故備忘記兩

宮人徑斃未定王法極為痛惡石烈則徑斃渠家尤
為凶慘必有奸狀後弊所關不可置之各別嚴覈以
正王法尚儉招辭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得聞同官之
言則昨夜 東宮問候 大殿仍違宦侍輩干預朝政
近間處分專出於其手請覈出嚴治 傳曰此是吾
之所為而汝言如此覈出可也為教 東宮即出清燕
堂招致諸宦使之覈出以備忘使之奉稟 上前仍
下政院為教奉稟欲下則自 上還推裂破云判付
内金夢祥宦與尚儉面質問答之說大抵相符其誣
及 兩宮妖惡不道之說既已傳說於尚儉則依法處

斷 傳曰夢祥所供中清燕堂事不過其時 世弟仰禀
後言于内官之事固非不道之說而尚儉既已承服
則更無可問之端 朴賛文與金夢祥請遏配不允未
幾趙遠命傳啓眞儒聖時啓内官宮人設鞫正刑 答
曰五懐罪狀既已現露更無可問之事斯速擧行宋
相琦尹淳李箕翊李秉常相繼言之柳復明疏至曰
慈教之下不思亟討逆閹先行趙聖復鞫問其心
不可掩又曰三司直請正刑猶恐端緒之或露及兩
婢徑斃始請設鞫何忍為此兵判宋相琦疏言一逆
徑斃雖未知中間曲折而顯有緩忽之意臣竊駭心

也搢紳儒生繼斥緩治請更鞫府啓弼夢聖時金雲澤祖
澤民澤以春澤之弟踵龍亡謀李㶊命子器之春澤
妻甥主簿李天紀趙爾重子洽李立身孫德重李光
漢子崇祚李行昌孫廷植尹休耕邢儀賓趙松金盛
節李秀節錢仁佐作為血黨別庫取財用之如水人
心疑懼并即日押配以絕禍根左尹黃一夏疏斥逆
豎緩治曰凡語逼 東宮者乃反崇奬之或擬本兵或
擢雄臬若賞功酬勞者然鄭澔亦疏斥於是更加刑
訊有道物故尚儉結綮清暉門乃 世弟問安往來之
門開門下令而趂不開曾得罪於 東宮恐有後患與

必貞有除去之心正刑尚儉養父趙進璧配朔州壬寅正月昌集頤命泰采啓迪圍置院啓李重協等三人拿囚至四十日李弘述過三十餘日判禁請牌招

奏請使李健命狀啓閣老杜松以下出皇旨問曰王何病症嗣續之路絕望乎對曰 國王自少病氣甚痿弱積年醫治廣試求嗣之藥終無效驗前後兩妃左右媵屬一未胎育云

虎龍誣獄

先是宦竪誅死鏡黨謀計益急待使行回 冊封若未準請則欲以謀危儲宮為罪若準請則亟造反書以

上先已募得睦虎龍及聞完典之報乃唆嗾行計虎
龍本無頼賤隷薄有技能解堪輿術而嘗撰富貴發
跡志植居常希望非分者也乃於壬寅三月二十七
日上變時諸承旨請對言有一人自稱上變呈一封
書語極凶慘請出付王獄命設鞫内兵曹金宇杭命
招不進鞫廳啓曰罪人指告人鄭麟重李器之𡩋之
金龍澤洪義人捽人李天紀白望趙洽沈尚吉金省
行吳瑞鍾柳慶裕宦者張世相出外内人二英等幷
拿來而池姓尚宫烈伊身故已久李健命已配島圍
置世弟引接宫官明誼等令曰鞫廳招辞末端兩事

爲余惡名不知後有幾層境界將欲辭位明日泰耉
錫恒等白曰 世弟欲陳疏宮官陳達幸得還寢而不
捧朝臣肅單此難安而然也古有毋究梁獄事今下
款事勿問何如 上曰惟又白獄官金一鏡以白望
亡言待命盖虎龍既告白望白望亦告虎龍被告
人嫉怨告者誠駭痛白望末端語極亡悖人臣既聞
此語不敢忝坐宜矣請勉出一鏡泰耉又請庭鞫過
重移鞫禁府 上允白望又告泰耉等待命臺諫徐
命遇尹會疏救而一鏡疏曰李弘述獄延拖及臣待
罪金吾不敢縱緩陸玄撲殺辭連者白漢三變其名

已涉可疑虎龍上變夕晩枷越獄乃捕臣申錫鎖繫
怨懟次骨庭鞫之際謀逆情狀都不卞白臣厲聲叱
責渠遂忿怒忽擧臣名勒加人臣所不忍聞之凶言
聖明曲庇使勿待命臣誠感泣其日踰墻入宮挾
匕塗廁五百金購得中州丸藥試之一歃即斃者分
與宮人和之飲食乘喪矯旨廢爲德讓君大急手小
急手平地手隱語作號凶謀狼藉陰慘今聞此賊復
以誣臣之言加諸兩大臣使不得按獄萬古寧有是
理司直申銋極言金吾官出罪囚口不爲卞正未陳
慰安東宮之道大諫李師尚啓銋疏便一白望請絶

島園置依允恭耆等即爲按獄鄭麟重招曰與天紀
龍澤白望等約會時矣身掌中書義字龍澤書忠字
白望書養字頤命字養之且李太華有幻術要得印紙聚
銀錢云故與天紀義人相議而義人方爲繕工奉事
空紙踏印以給天紀龍澤白望虎龍不無聚錢內帑
行用故所謂小急手是行藥也此聞於天紀家至於
虎龍入池尚宮家有同其子虎龍擧矣身之言曰
主上登極後矣身謂虎龍曰吾旣謀殺其人何可食
其祿事其人爭吾將棄官歸鄉此虎龍僧激之言此
一端千萬曖昧正刑麟重嘗贈白望咏荊軻詩曰與

亡都付耳䎸䎸鬼神驚暫試夫人乜長辞名伯城封
緘紅血透寒日白虹生臨發悲歌起誰知和箹情白
望刑七次物故望弟立因捕廳捕将李森刑二次撲
殺龍澤刑三次天紀刑二次承服後遅晩拒逆仍殺
沈尚吉招曰天紀書付虎龍曰銀一百両備送即出
給意必用於矣叔父搢求官龍紀輩顯有深處周旋
之色又求妙扇五十柄亦給而往天紀家則言送扇
池尚宮云其時洪義人亦在坐矣身謂天紀平兵要
君周旋終無實紀曰百両銀鳥足血但觀成事矣身
問虎龍自許英雄君輩使喚周旋之事云何紀澤義

人曰白望比虎龍尤豪傑風神魁傑丈夫且宮中紅
袖無不締結池尚宮年老用權因此用銀矣身曰自
古賤人交通宮禁鮮不敗事虎龍吾旣相見白望不
願見也出銀物雖啚爵此輩用於宮禁此一欵遅晩
行刑子沈載絞喜之刑八次不服死臺諫師尙獮夢等
啓灦命逆狀尤著掌書養字卽灦命之字陰示推戴
之意請處斬允又啓昌集大奸巨慝動搖國本其子
濟謙預慮虎龍之上變陰囑弘述撲殺滅口麟重亟
逆敢望遷陞力沮告　廟劄請節目事事物物何莫
非亟逆老賊一日容息必貽　宗社一日之憂亟正

邦刑允又啓健命劉請節目脅迫君父充使价奏請
也桓温廢帝奕之痿字左右臉屬等語誣及 聖躬
平地手主張之賊近出子侄掌上字推戴之計一門
内事泰來險譎濫猾貪權樂勢實元載路巖之流耳
頃示崖異於三凶乃以清塗顯秩啗其子觀彬則遂
與三凶打成一片逆復投書忽有非常 下敎泰來權
辭閔夫愢同三凶乘夜上劉請定節目較諸三凶一
而二并請按律 答勿煩獨夢曰遣宣傳官金吾郞發
軍護來李頤命如逆亂時宮城扈衛允泰壽啓昌集
頤命直斬法外事請鞫問後斬允龍澤尸體行刑子

大材自現絞錫恒啓龍澤天紀白望雖物故招辭出
朝報使中外知陰凶情節何如 上曰唯龍澤招辭
虎龍招内以刀刼之謂大急手以藥鴆之謂小急手
謀議廢黜謂平地手與金龍澤李天紀李喜之器之
趙洽沈尚吉洪義人㨨人白望等聚銀相議矣身與
麟重喜之天紀列坐見白望好身手酌酒為盟結為
死生交白哥問 主上病患不諱則世無劉備何諸
人各書掌中以示渠疑矣身輩以李頤命為推戴故
問劉備矣身給寶劒於白望臨 先大王國喪日踰
墻入宮行大急手矣身皮鞘常刀果給於白望所謂

寶劒自捕廳搜来虎龍招内曽見此劒於白望房中
云故藏置其劒問其貌様無差錯所謂皮鞘歸於巧
餙矣身問天紀曰急手用何藥天紀曰白望以五百
兩銀買中原丸藥一軟即斃云謀賊事時洪義人兄
弟以天紀接隣窺見闖入矣身怒曰吾等出萬死不
顧一生大事業在此一擧彼何人入為梅花照守行
藥云者麟重器之矣身喜之義人掊人等以銀給白
望納池尚宮和藥謀廢云者矣身往安國洞金普澤
家令喜之作謗歌百餘句皆誣毁　聖躬之言使虎
龍傳白望流入　大内且從中矯旨令烈伊張世相臨

國喪行事其旨多不能記而首書不穀忝位等字下
曰廢世子某爲德讓君方交首燭下讀未半器之入
來錯疑他人納喜之囊中虎龍見梅花點云者以義
人小跡故也以上引虎龍招作問目下罪人招天紀一如龍澤招更
招矣身庸劣不能先虎龍告變囙知同罪白望招虎
龍招内以刃云者令勇士挾匕入宮若塗廁之謂而
賊輩私號曰大急手所謂藥者以藥給紅袖和飲食
中也號曰小急手又曰卧手所謂點者多以金締結
内竪搆成罪目放黜也號曰平地手納銀路則宮人
二英納于其四寸宮人李氏矣身同姓宮人白氏與

池尚宮使成行藥此庚子年事矣身田畓文書搆草
事到虎龍家鄭麟重在座見矣身風神白晳軒昂曰
此侠客虎龍曰侠中第一流後麟重携驢同往金龍
澤家喜之天紀列坐大喜曰平生初見以上矣身所問目
供與虎龍相左面質則矣身言言見屈所取銀一千
三百両錢一百四十両自捕廳搜二英處二英毋業
伊招内李氏名墨世為　大殿内人墨世招内再往
見二英與矣身相見有酬酢云墨世不知之說亦已
歸虛一鏡疏請金昌集李頤命所在處即斬泰耆錫
恒劉曰曾經三司之任施以栲掠有所不忍遵盤水加

劒之義 上允張世相刑四次承服物故斬尸其招
虎龍來見時以國家處分豈盡出於 乾斷等語答之
則凶悖之言據此可知徐德修金昌道李正植鄭守
寬輩行藥之說出於矣身一鏡請兩大臣所遇處遣
都事行刑頒命傳旨曰陰懷將心久蓄異圖妖人劒
容出没門墻紅袖黃門結為腹心掌中書名入於推
戴三手餘謀流為凶劉安敢假息於覆載之間莅斬
中路昌集傳旨曰心懷異圖手握國柄子侄族黨竊
權賣爵陰會雜流羣聚門墻指揮門孽爛用銀貨惡
子妖孫交通內外向者凶劉罪實通天無君不道有

浮冀莽蒼斬中路 上於祈雨祭時教曰舊臣一時
賜死有所不忍減死圍籬師尚一鏡等交請還收翊
日命還收減死傳旨都事鄭錫範遇頤命於夫兒峴
率往漢江村舍賜死都事趙文普遇昌集於星州賜
死昌集臨命作詩曰燈火青熒問幾更自然臨命意
不平隣鷄喔喔夜何短城角嗚嗚天已明吉語乍傳
郵復喜山音繼至不須驚泉臺此去從羣李全勝人
間獨苟生又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先賢此句
語悲絕古今同李器之刑四次陰嗾李弘述謀殺虎
龍事直招二英招曰白望欲見墨世矣身要使相見

実身以賣酒為業有好酒輒送池尚宮及其子昌貴
白望佩囊有丸藥而三介則蘇合元渠和月經飮之
黄色丸則封置筆匣雖夜宿時不令見之池尚宮来
時白望賫給的實行刑白烈伊鄭守寛更推告變眷
耆啓守寛死中求生發告判禁沈檀同禁金一鏡以
為渠輩之魁而猶謂不識面其謀害四殿之說極驚
痛所引宦官五人亦以不識守寛為供守寛緊引者
元徽已死就商則守寛謂不識面且供云自　上所
下判付謂崔泓所為今番大小除拜處分一委渠輩
之所周旋其主意一如世相之鴟誣喜賊之詩語請

被誣禁堂勉出參鞫 上曰唯傳曰罪人旣已身故
孥籍𠤳大還收李正植招矣身與徐德修爲七寸親
金昌道爲查頓張世相素所親切世相曰李昭訓飲
毒方絶此死則豈不好乎及死又曰此藥加得又有
用處卽指 上躬也趙洽父爾章爲平安兵使與世
相龍澤天紀等畵行陰計托買屯田銀八千兩上送
世相曰聽政事差失自內畵得備忘一張則當依判
付擧行今路絶奈何宮城扈衛段出自壯洞領相嚚
家而領相忌李森勇力出爲忠淸兵使柳就章則扈
衛之際使於任事故分付訓將李弘述以爲中軍此

獄情世相爲甠守寬爲心腹締結宮人同議陰謀行
刑金昌道招矣身得銀於趙洽尹慈給德修若用藥
塞逕守寬德修當知正植言曰徐書房言聽政事雖
不成倫忘將下云夜見領相曰德修言有如此事勿
復爲不緊庭請直爲擧行領曰庭請猶以爲迷况直
爲擧行後領曰倫忘尚不下何也曰德修云速下尚
不下未知其故一日領曰李器之言汝云李正植趙
松鄭守寬作黨有所爲是何言荅曰李進士與陸哥
白哥有謀議故人言狼藉仍往傳器之笑曰吾非生
手豈不知之沈子八字尚吉言輕洩於睦虎龍恐告變

罷之語領曰此事甚危待備忘之下宮城扈衛則好矣領曰好矣領與蓮洞李相駱洞趙相及左相相議言于兵判李晩成黜森於外就章爲中軍扈衛宮城使少論不敢入也後正植責曰汝家大臣胡爲庭請若少論得時領相先死領相大儱侗爲庭請之舉與省行民澤德修等謀逆云斬德修刑一次招云昭訓有害於矣家故議張世相毒殺以銀三百兩使正植送世相買藥於白望所買處張姓譯官𥙊東宮廚房內人李氏和飮食用之世相語正植曰其藥有效將誠他處有銀千兩可用云故得趙洽銀二百兩且以

沈尚吉銀百兩大好紙十五束扇三十柄在民澤家
者矣身往議民澤曰吾亦有用處君可先持去矣身
往見金省行則曰發覺則奈何須善爲矣身見世相
言愼密爲之世相曰吾年老經事且多豈不善爲乎
錫恒啓定德修只誅其身其父定配鄭宇寬金一寬
所供略同斬李弘述柳厚章趙松金省行金民澤白
烈伊各刑八九次李宇恒刑五次死其招曰器之世
相交通情節詳聞而不卽告罪固甘心頃年日中有
黑子遇解天文人前察訪金普普第二子問曰天變如此宗社安否
何如獨對大臣吉凶亦何如荅以 國家病患固慮而李判府

事無患云李尚驥刑死金克復招曰庚子五月要得

扇柄往見李宇恒則曰日變見之乎答曰汨㳄飢餓

之人何知此等事宇恒曰國家病患或獨對大臣應

於此耶矣身曰　上疾可慮獨對大臣若如李泌之

對何慮而一大臣何關天象乎宇恒曰吾亦解天文

但未入神故問之汝不直說若獨對大臣死則吾亦

當死死必捉汝去且曰此變應換局耶矣身曰雖換

局令公歸臥楊州田舍如李廣之爲何患乎斬正言

鄭壽期疏曰益勳之兒房審啓師命之伺　上動靜傳

法相承小則春澤重爀大則昌集頤命喜器龍澤諸

賊皆其子壻弟侄初出患得患失末則不奪不厭首
攻益勳如趙持謙韓泰東或引權凶之變亂立撤祠
院或仍尊孫之詐誣請復院仲誣奪師命官李翔盜
儒名證淫獄宜追奪咎以當凝心爲宫人墨世刑五
次島配玄德明刑三次死掌令李景說啓廢主之謀
預知者多金鎭商洪龍祚爲外影鎭商已竄請龍祚
安置咎勿煩掌令李基聖請李晩成柳就章鞫問允
洪捂人刑五次物故柳就章刑三次招曰弘述謂庭
請罷後老論甚危一邊以軍兵守闕門一邊白殺宦
侍之有害者則老論更請傳禪之擧其後見昌集則

曰君頻見主將弘述而從容接話乎盖其意欲有所酬
酢此等說話持平李普昱啓以稱兵廢君之意勘律
予善基緣坐絞沈揩刑十次招云初因任尚吉書以
篤老論周旋之意故錢紙扇上送尚吉謀逆不能覺
知而出銀一款同參斬崔壽萬刑二次斬三司合啓
健命與頤集一而二潛上節目之劉欲售脅迫急手
主張之賊又出子侄易將陳兵皆其指畫至若痿疾
膢扃之說俱是誣上不道之罪請正邦刑允都事李
夏英莅斬于興陽李濾刑九次招曰矣身居頤命切
隣頤命使矣身連臂世相丁酉以後頤集因世相池

尚宮啚廢 東宮謀逆同參斬梁益標刑四次以啚差
柳就章中軍事斬李明佐刑二次招曰矣身徃從祖
弘述家持銀送趙松使用於世相以啚換局一日金
時恭來言時事有好機會君家大監將有承牌之舉
內着戎服由小路詣闕吾方進領相依幕告此事大
監依幕煩不得往君須轉告云斬金盛節刑四次招
曰聞德修言丁酉錦平尉使行時器之父子使譯官
張判事買藥以來(無張姓人入去者云)使守寬給世相與水剌
次知金尚宮用於 上躬旋即吐出器之輩以為藥
不猛毒更買他藥俩則錢仁佐以雲澤腹心為統帥

李壽民軍官木百餘同輸來不足數則柳星樞以新
入取販於省行處盖星樞一生所賴在平兵也正植
以昌集言誘星樞又以平兵白時喬銀充之後見金
昌彦曰此事成則利敗則逆何不急爲之見昌集曰
聞大疏當入時事又變云大監必致大禍昌集不動
色曰無憂時泰得弘述銀給世相方爲換局後見時
泰目宇寬唏噓曰無可奈何宇寬曰若得三千兩銀
可爲省行與德修同事星樞及弘述從孫明佐即其
養孫兄而主管家事有七百兩云可充千金使傳世
相矣身曰此易中間花消世相何以爲之時泰曰必

貞石烈尚儉有道符同世相則可成濟謙每言矣身
可任此事而三木相親爲欠三木李森名破字矣時
泰赴論時矣身曰吾無分錢何以爲事時泰曰士三
省字行所受黄兵銀可取用大槩錢仁佐李崇祚邢儀
賓李德峻若一推問則灰金雲澤居灰洞所爲事一一現
發云斬濾子永童必得絞濟謙絞洪禹秉刑四次招
省行言老論有天地無窮之道君爲我往一處即張
知事家云而國之存亡懸於此窟矣身往来謀議矣
斬白時嵩刑二次死合啓户判金演往哭罪人李晚
成停殯視若良死之人請罷職勿煩時晚成死獄中

也又啓故承旨金普澤以春雲民之弟爲師命之壻
陰凶異恩得死牖下幸矣其妻諺札四月旬後自有
好道理之說其妻徑至自斃凶謀逆節婦女亦聞請
追奪不允金時泰李崇祚金昌彥并杖死金時昇刑
四次以交通宮禁流配李明翼誤入雜流以爲換局
知情之罪杖一百流配邢儀賓洪舜澤洪啓迪并杖
死合啓泰采賦性回譎設心陰秘平生行已反復諂
鄙惟患得失半夜聯劄直請節目殆若追逐四凶合
逆泰采其一請按律依啓都事宋湜賜死泰采於珍
島於是告 廟頒赦一鏡製教文設科取士陳賀時

世弟不叅許玧李箕翊李喬岳徐命勳不叅魚有龜
以習陣不叅 上曰內官不過黃衣廩食守門洒掃
而已內官崔泓排軋君父極為無狀拿問判義禁沈
檀以泓奪告身斟律院啓金姓宮人疑似者請出付
覈得事此後連啓指意叵測蓋㐫黨以為金姓宮人
出諸人招云而宮人無金姓者副應教朴泟疏曰凡
宮人之姓金者姑先出諸宮門覈出正法正言尹恕
教疏論金姓宮人事曰此賊自 先朝以來供奉已
久故以 殿下所愛亦愛之孝有所不忍耶淑媛趙
賊以 仁廟後宮最承恩寵豈么麼一宮婢比也然

逆節已著故 孝廟快正典刑盖其不忠於 孝廟
者乃所以不忠於 仁廟在天之靈亦所憤痛故也
先王寵姬猶可顯戮不得容貸顧何有於行立之一
逆娚乎持平李獻章啓柳星樞尹慤三手謀出銀之
説狼藉諸賊之招請加嚴鞫賊臣聖復亾疏受尚吉
文而賂世相密囑請正邦刑聖復結案拒逆刑七次
元氣大虛患痢疾竟斃獄中金時發以瀰命墻中路
奪瀰命賜藥 傳旨刑三次黃景源集曰初徐德修
強服獄成誣辭及世弟宮中皇皇 世弟上疏辭位和
藥勸徐氏召嬪飮曰今夜禍將作趣飮此藥徐氏涕泣

告 大妃於是 大妃下徽旨保護 世弟

附僞勳勘斷

右相崔錫恒啓睦虎龍雖入凶謀中而諸賊疑其有
告變欲捕殺則其心槩可知上變中諸賊伏法者多
宗社賴安其功大矣褒賞之典考例舉行 上曰唯
錫恒白錄勳依 中宗朝盧永俊例只以虎龍封君
永俊後誅其身而伸寃被告人故少輩憤怒云大憲
金一鏡曰虎龍一人錄勳人情必多不平韓配夏往
来大臣有所商量而筵席終無一言大事草草臣實
慨然配夏曰上變只虎龍一人則單舉外更得何人

一鏡曰右相八翔按獄外議當爲元勳錫恒曰參鞫

諸臣不得錄勳 仁廟朝有定式若以外議言之前

冬七臣之疏其後臺臣并錄云而廣錄恐爲朝廷羞

一鏡曰李三錫傳言魚有龜自當有可錄人又曰如

無可錄人按獄大臣勘勳亦無不可錫恒曰如論參

鞫人一鏡當高參一鏡陳三錫語曰國舅其扶衛

宗社必有竭誠者有可以元勳者則自 上定爲元

勳承旨金東弼曰元勳議稟大臣而一筵臣之直請

國舅似未妥李光佐曰魚有龜有功則 聖教豈待

一鏡言爭沈檀曰一鏡爲國不顧死生嫌疑所達節

節忠直　上曰其言是也依為之有龜疏曰一鏡所
啓驚怗危慄慮其單錄之為弱晝宵思度擬議於不
干之人配夏密奉一鏡之指揮誘問三錫勒成一張
文書伏願嚴覈三錫亟収臣僞錄一鏡疏曰逆器之
納招欲殺咸原非逆也豈至死守臣語曰汝欲先除
吾君之羽翼非逆而何器之語塞三錫謂　國恤成
服後徃本宅同知執義咸原俱在渠謂咸原曰國家
俱危宜思扶護咸原曰君言是矣身為肺腑之親耳
聞凶逆之謀密賛　王室安得一向撝謙有龜又疏
曰一鏡急於誣臣三錫之告云者極其虛罔臣雖忝

國戚凡大小事未嘗入奏　聖上亦未嘗使咨彼以
密贊爲言必指内贊而言此豈外臣可言哉一鏡又
以爲不可屈至尊而與虎龍同盟誠有敬君之心則
如許會盟闕之可也必以不干之人苟充則在廷公
卿孰不爲元勳也許多機讒不忍正視也　答曰元勳
之名撝謙太過則不宜强迫不得已遠改錫恒白捕
將李森有捉綱貨之功捕將申翊夏譏摘𥟍澤奴業
奉伊以此錄勳森爲一等翊夏爲二等虎龍爲三等
上曰唯搖戎使李森疏曰𢡟勤驅迫置臣於人人規
避之地綱貨搜得職分内事勳名所歸指的久矣臣

死不敢當統制使申翊夏疏曰謂臣武夫不敢自明
束縛之驅迫之安有如許功臣乎捉納業奉有何可
紀之功今日錄勳不無其人無一人陳白何也乞亟
命削勳正言金重熙請削申李勳名不稱公議再啓
允錫恒白以單勳勘定泰耇曰何必無中強索單錄
虎龍何為不可況檀曰虎龍同謀反告若定單勳人
情駭鬱錫恒曰每聞如此言甚沓沓素無之元勳何
處得來乃以單勳勘定癸卯三月十二日錄勳會盟
上親祭四更一點誓文有曰妖氣風掃國勢山峙實
藉精忠敢忘勞績尹聖時製教東城君睦虎龍書曰幸有元

老之泣籲旣擎天而扶日七臣之奮陳亦折距而扶
釘至於陰謀之盡露賴此急書之上聞錢世儀之滿
腹精神始托逆黨李景略之臨門痛哭終効忱誠策
勳爲輸忠奮義竭誠效力扶社功臣李巨源製會盟時
大殿奉血官監役申最彦 世弟奉血官李德純録原
從勳一等泰壽等二等武兼崔時等三等睦福星睦
德星睦震興私奴睦賛興主簿洪禹龜前功臣嫡長
皆命叅盟升資宜春君南泰徵等加資前監司朴師
益稱脚病前牧使尹泓托着窆下郷前縣監李邦華
前縣監權炅前都事尹鳳儀郡守尹得仁佐郎李顯

祿參奉李徵龜察訪金昌發假托病情府使李命渊

進守不參皆竄　申聖夏平市令朴泰錫進參

附少論緩急分論

前是正言鄭壽期䟽有曰　先朝實錄何等重大左

參贊姜鋧雖小有絲綸之能而至今年老舊業荒廢

史局重例何可付老拙不敢當之手守工判趙泰億

䟽曰鋧之遭彈也金一鏡抵書大成李師尚曰姜台

事以文衡薦之崖異於其意兵刑兩台嗾鄭而論之

兵刑臣與李光佐也其時一鏡首薦文衡臣及光佐

入薦中一鏡書意有若臣等不滿於鋧嘱鄭劾鋧吏

議李真儒問一鏡則不曰無是事壽期問師尚則曰
果有是書而兵刑兩台誑全書似不如此無乃姜子
精字鎭演出乎壽期時以校理復䟽云臣仔細得鎭平
生行事而不諱之及爲都廳堂上精神昏錯臣卽言
之臣雖白首低徊於新貴之下豈受人頤指哉不干
之宰臣公肆醜辱言之者雖快受之者獨不苦乎此
書始出問師尚則曰果有之而全書似不如此無乃
姜子精做出更聞宰臣對一二名官不曰無此事東
野之書耿蘭之報何若是相左噫如使宰臣居寵若
驚逡巡退讓則人將把名臣字歸之而乃反貪天爲

功袞然以大勳勞搢當少不叶心則叱哮吽喝左踶
右踢氣勢堂堂文御武爵一時兼綰猶不知足虛空
做說欲困人而奪位何其太濫也大諫金東弼疏斥
一鏡以代撰之文亟逞情節寫出荒雜世指為狂悖
挾功自大排擯士類主文盟而叅勳籍意亦不厭也
守禦之任何等重大而不思澡雪用錢如水請譴罷
又救尹淳斥朴徵賓之挾憾前是掌令朴徵賓論尹
淳陰邪傾險嫁禍善類憑藉李晛成 宗社大計之
語欲證洪致中崖異亟論之說及臺啓之發其口誦
觀音菩薩之說萬口駭憤請削版依允大憲李世最

救一鏡正言柳世綏啓抑尹淳雪一鏡請罷東弼依
啓自此少論有緩急分離之漸

附永貞詩案　大老黜院

壬寅五月執義徐命遇啓曰喜賊之拿來都事靈巖
則郡守文德麟自袖中出示本郡遠竄罪人洪錫輔
之小札喜賊家文書中謄書詩稿一張𢡟請出給錫
輔追送傔人要給其詩札歸於順便謄札即喜母之
札詩即喜之所作續永貞行也如使錫輔無同情之
事則詩札何由知而請給請錫輔拿鞫雖以世相招
觀之作歌而誣　聖躬犒　先旨潛嵩廢黜至於續

柳詩永貞行而極矣憑藉夢寐鑴誣在 天之靈污
衊 聖明至比順宗之昏亂其傀儡索絶露真面之
句則盖以傀儡擬不敢擬之地索絶比兩宮之事露
真面三字比尤絶悖其意以為向来 處分皆不出
自 聖躬其母書以事機垂成有若歡喜四月旬後
自有好道理云渠亦自服於詩札問目則曰順宗亦
是仁孝有德之主隱然有誣 聖明之意謗札顯發
之後其母與妹自裁初無與知逆謀則豈至自斃乎
請収籍依啓錫輔刑三次直招命酌處臺啓請更鞫
不允其詩曰十二月朔歳辛丑 明陵寢郎眠虛牖

忽瞻　先王御寶座羽儀肅肅排左右傳呼大臣又
連催中使如風聲在口但見顚倒數公入依俙不記
誰與某　王音如鍾響殿陛　宗祊將覆卿知否諸
公承退去何之孽竪作逆誅宜厚殿上殿下火如晝
衛士高唱千雷吼斯吏門外懸两頭傍人指言黃門
首國有大變越七日黨禍忽如漢北部蠻荒窮髮魑
魅喜逆閹羣奸蛇蚓糾夜作詔書朝拜官昔聞永貞
今還有狐鳴梟噪無不如盱睽跳踉更指喉長虹爛
日貫太陽德星錯落依南斗　鵂鶹蒼黃欲出門哀
詔三宣泣　聖母宮闈事秘雖莫詳盖聞急變生腋

時勢熖如山邁容魏根蔕已深力難取一夕驅除何
神速此豈人為即天誘䰟迷不敢舞毒螫窟宛若有
神相守翠眉宮妾未洗粧香帕褁頭哭出走倐忽雷
霆一蕩坼　先靈黙佑誠非偶傀儡索絶露真面魍
魎日照永幽藪闍禍從古國亡已漢唐在前　皇明
後未聞天討赫若斯　宗社於戲億年久誰家女巫
禳新鬼春夜萬街歌拊缶是時秦耇夢見尚儉叱曰
公與我同亞謀而獨殺我何也秦耇覺而驚心送亞
衛頭頂禮賽之其時　明陵寢郎乃判決事徐宗一
而果有是夢癸卯三月四道儒生崔鐸等擿証宋時

烈曰時烈梅棘長髻也有詩曰一千里外名蠻土四
五年來狮太平歌管啁轟明月夜舊臣還詠永貞行
此雖與喜賊張黃辞說者有異而其譏訕朝廷蔑視君
父之意無不含蓄於數句之中彼喜賊乃敢祖述而
寓其輕蔑之意則時烈安得免亂賊之嚆矢乎進士
郭鎮緯疏曰永貞詩韓愈譏當時小人作當甲乙鐫
黨盤窟時先正之吟咏其詩者實仁人君子傷時憫
俗之意則何可以此搆罪先正哉先是館學儒生黃
昱等上疏醜辱宋時烈㡬萬餘言司直申慶濟疏曰
龍氏喜罟即春澤支黨灝集健來即時烈徒黨臣謂

時烈之退奪春澤之擧籍斷不可已也 上命禀處
魚有龜䟽言先正道德爲百世宗師 先王批教昭
揭日星亟収禀處之命三司陳有龜安敢干預於此
事是非也泰耉錫恒回啓一依儒生所請生員安允
中等伸卞黃昱醜辱先正館學儒生金范甲等上疏
醜辱宋一如黃昱承旨權以鎭䟽陳范甲等請黜臣
外祖宋時烈道峯之享詬辱淩誣無所不至私心痛
迫殆欲無生臣外祖平生所守獨抱春秋溯悲下泉
而事不如心義與勢殊耿耿此心至死未已至於馴
致辛丑之禍云者人之爲言忍至於斯耶 荅曰爾無

所嫌前承旨李喬岳又疏下錫恒白曰故相臣宋時
烈道學人品姑置當初并享時故判樞尹趾善以不
可并享之意陳達其時公議不滿可知到今士論旣
發似不當仍存　上曰依爲之又啓李喬岳各爲其
師別無可罪之端依啓同年三月二十八日宋時烈
黜享道峰書院時齋任朴弼顯尹尙通金范甲洪啓
一李鳳德也出去迎奉人閔鎭亨洪允輔等數十人
而權以鎭尹以周等皆宋外孫也前是京畿儒生金
弘錫等疏斥宋時烈金昌協醜辱罔極其疏下鄭夏
復居坡州釜谷以寫手行世安達釜谷約正云執義

李世德啓遠竄罪人鄭澔本以蛇蝎性行鬼蜮以賤賢爲事先正尹拯院享之疏汲汲上京恣意覆啓是可忍也昌集喪行澔迎哭奠文曰死生命也禍福天也請絶島安置

北門潛入同參人負 泰耈引見後與六人退到請對

趙泰耈 李肇 金演 韓配夏 崔錫恒 李光佐 李台佐 李㙻 李正臣 下二人參庭請秩

疏下六賊

疏頭金一鏡 疏下李真儒李明誼朴弼夢尹聖時徐宗廈鄭楷

三日庭請議罷時唯諸人㒵

李晩成閔鎭遠李觀命李宜顯金在魯朴致遠趙道彬吳重周李秉常申晳李廷爀李瑜黃梓愼無逸宋相琦自首　立異人柳復明

四大臣

金昌集領相孥籍李健明左相斬孥籍趙泰采右相李頤命原任左相時任領樞孥籍〇三諫臣李重協魚有龍朴致遠

五人

李喜之金龍澤鄭麟重李天紀沈尚吉　當宁壬戌

大諫白師謹疏請五人褒　贈大臣回啓俱　贈執
義大臣又請子孫錄用○一云六人李喜之李嚚之
鄭麟重金龍澤洪義人洪哲人義人弟
八節度三大將五節度合謂八
李弘述李宇恒尹慤三大將白時耉金時泰沈榗柳
就章李尚𩐈五節度

獄官

崔錫恒李光佐沈檀姜鋧李肇朴泰恒柳重茂李正
臣金始煥李明彦李師尚金一鏡○問郎尹宬李景
說朴弼夢李匡輔李巨源李太元權益寬姜必慎金

始燁柳時模趙遠命金重淵吳命新李普昱洪聖輔
李廷弼○偽科楊朴師游沈世遇徐命述李玄輔鄭
道亨李潤身權縡尹志朴胤東尹尚白(伏法)李喆輔鄭
光敬尹敏教

壬寅睦虎龍告變後寃死人貟

鄭麟重年四十九○李器之金龍澤年四十三洪義
人指人○李天紀主簿春澤妻娚年三十九白望導
掌年三十六弟白立○趙洽兵使爾章子掌令崔益
男妹夫初配慶源沈尚吉年四十五善科詩佐郎○
金省行父濟謙祖昌集○吳瑞鍾柳慶裕宦官張世

相內人池列伊白望姑母 以上虎龍告變人○二英
年二十八白望竊㪽宮人作賣酒女○宮人墨世
正宗朝旌閭 當宁因白師謹推還舊第○業伊春
業放送○李尚建刑十二次十四度氣窒死○金昌
道年四十一李正植查頓鄭宇寬年四十七張世相
家客○徐德修年二十九○鶴孫白望奴刑配○尹
慤刑十五次死金民澤八次死金濟謙絞李尚龔刑
死金時泰刑九次死李弘述刑五次死李頤籍○彖業
放白烈伊女人刑五次死○宦官金守天刑二次配
○趙聖復初配旌義○玄德明捕盜軍官不出獄死

○李禮年四十六宇恒子曾經豊德驪州倅○李正
植年三十五行昌孫與徐德修爲七寸親金昌道查
頓與張世相切親○趙松榮祿庶叔刑六次死柳厚
章刑三次死李宇恒年七十五大將徑死犯上勘律
金一寬年三十九知情不告洪錫輔刑配沈揞年七
十三金克復年三十七○宮女一業遠配○李晩成
刑累次配更拿囚死柳就章年五十二崔壽萬金盛
節年五十四梁益標年三十八○徐允興○白時耇
金時昌時泰弟交通宮禁承服流配○李謨○李明
佐年四十三弘述從孫○柳星樞刑九次配○禹洪

釆年三十三載寧郡守〇李世復刑一次後以持銀
使喚遲晩杖流金昌彦昌集庶従刑三次死李明會
明佐兄配明翼明佐弟杖流為奴李崇祚光漢子刑
四次死洪啓廸年四十三後　贈吏判〇邢儀賓刑
六次錢仁佐刑七次洪舜澤刑五次李徳峻立身孫
刑五次金雲澤刑四次并死洪聖疇刑一次配金時
發等顚命壻十二次又以盛節縁坐配洪彦度義人
父刑四次配文徳麟刑一次配招曰専聽洪錫輔之
言有此擧云趙聖集刑配絞任敞刑二次此外四大
臣家及諸人子弟侄縁坐者不能盡録

辛壬誣案爲吾東士禍以來所未有也然年代最近記事者絶罕至於伸寃顚末無一通文字爲可恨也盖不有前人記述不敢濫筆故也世傳諸公酷被刑訊垂死點頭則壬人謂之承款勒書結案云○佐郎安鍊石居嶺南主張南論者當沙溪先生從享也有通文自嶺南出誣先生以搢紳家佳子弟鄕黨閭好父老者世疑出於鍊石被儒罰十數年後登第辛壬間直闕中目覩壬人輩無將慨然有保護 東宮之論遂爲西人以是見忤枳於仕能文章善言論盖傑士

也

妖雲悖疏

癸卯冬持平申致雲發先正權尚夏追奪之論儕議
皆避而致雲獨啓蒙　允十二月廿八日幼學洪禹著
上疏下諭曰致雲即逆晃之曾孫以逆堅狎客之宗
華爲祖以奪嫡亂倫之[illegible]爲父其所謂讎國反君絕
父子七字正所以形容渠三世罪惡蓋晃以自點之
血黨見斥於先正臣宋浚吉則遂乃包藏禍心陰爲
假手外國除去正人之計及至自點獄起晃卒徑斃
於庭訊宗華諂附凶積圖復其父之官秩締結逆堅

終至敗露幾伏常刑則彼其子孫怨怒善流思欲一
逞其毒固非一日矣致雲必欲甘心於先正者正所
謂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夫陰通鄭虜搆禍本國眞所
謂讎國也附麗賊堅同參密謀眞所謂反君也仇視
其任欲移宗祀眞所謂絶父子也此等挨逼其先之
語雖自他人稱說宜其泚顙而渠反自言誠不可以
人理責之也持平趙鎭禧啓竄爲著極邊甲辰正月
十二日致雲以文學上疏曰憂世之慮過於謀身殉
國之義切於爲家竊自惟念國家遭千古所無之逆
變而根柢出於山林之奸窩主出於詩禮之賊臣請

正尚夏誣世禍國之罪以為拔本塞源之論適啓其口圜視而起者已操於世矣尚夏之徒托以申卞投進一疏其所發明者都無着落而只以詬詆臣醜辱臣為一篇主意遣辭絶悖搆誣罔極緣臣無狀重辱朝廷臣雖疲劣豈忍與此輩爭口氣以傷事面哉第念臣家受禍被誣之狀不但私門至痛抑係奸人禍世之端而時移事往殆六十年則 聖明亦安得以俯察其至冤以燭破彼輩之鴟誣也哉臣請先論尚夏之徒不能發明之狀次及誣陷臣家之實嗚呼正論者國家之元氣也邪說者亂賊之前茅也自古禍

之世竊國之奸茍無可以立言倡義以之聚徒植黨則
其害何渠至於禍一世而竊一國哉惟其先倡邪說
以為前矛潛戮正論以奪元氣然後肆其凶逆無所
顧忌被其禍而國隨而亾是故漢之新莽動引周公
以文其簒賊之身我朝仁弘高談春秋以飾其廢母
之論方其始也頌莽功德者至於四十八萬而仁弘
之黨亦半一國豈其簒君廢母之論足以移人哉蓋
亦由於周公春秋之說乃可以眩惑一世而號令其
黨也噫辛丑諸賊寔天下萬世所必誅之大逆而謀
議實出於巨室世族聲勢皆連於搢紳章甫半國之

人陷為異類此豈人人無狀家家喪性哉其必有以潛戮正論以奪國家之元氣顯倡邪說以作亂逆之萌芽者何以言之先正臣文成公尹拯道學淵源斯文宗基此實儒林之師表國家之元氣而尚夏乃反巧意搆誣曲加粧撰倡為背師之說肆其絶父之論畢竟唱和球申集金昌集揑虛成案戕賢之鋒幾及於庚墓使士林喪氣彝倫斁敗此臣啓所謂謂父子可絶者也瀕集之父兄為戮於　先朝則渠輩雖位過無替而恨憾不已必欲生事於國以快其憤者乃二賊之本情也是以敞任奎瑞朴禎翊李之徒承其指

使肆於犯上而至於日暮途遠至痛在心之說乃敢
顯請書賜其懟視 先朝目無 殿下之狀固不待
辛丑作變而其漸已著矣尚夏輩乃反爲之首尾助
其氣焰狃於絶父之說遂倡無君之論使彼二賊敢於
爲逆勇於作亂以淩分犯上爲第一義理此臣所謂
謂君可讎謂國可反而根柢於澤球羽翼於涵集者
也惟其無父無君之論肆行於世上自公卿以下至
韋布同聲并力合謀搆亾 宗社同極臣民同極而
幸而天啓 聖衷雷厲風飛 王誅快施亾孽清側
二賊親黨雖無可論自餘羣奸庶幾知愼而乃反怨

國誣上無所不至亡言悖說因有紀極所以掀動朝
廷惑亂　天聽者或稱寃獄或稱士禍亂逆之心囂
然未已此非他故羣憸摘去而窩窟猶存支孽才除
而根柢尚留正論之本雖幸得伸邪說之源固自若
也此臣之所以首論尚夏誣毁先正表裡𩔖集之罪
窮庶幾反國家之元氣除亂賊之前茅而　聖明卽
俞亟命追削者亦可見扶正斥邪之盛意也尚夏之
徒乃於其誣毁先正表裡𩔖集則無一辞之發明網
羅張皇都無指的渠輩若果欲明言尚夏之無罪則
胡不曰𩔖集惡逆豈有表裡和應云爾而乃反掩諱

二賊不敢斥言縢出尚夏當初不成說之一疏以爲
苟且發明之計臣未知渠輩於二賊之事有何諱惡
難言之端耶執此觀之則尙夏誣毁先正表裡爾集
之狀渠亦無辭自服矣臣又何誅焉若其誣毁臣家
之說率皆變白爲黑揑無爲有言之無狀有不足多
下者噫此輩性習有非人理玉球之揑誣先正賊述
之逼誣　聖躬尚且恬然抗顔略無顧忌況其誣人
戕人辱人之先傷人之親乃其傳来口業祖宗心法
則今日之爲又何足恠乎雖其搆誣臣曽祖之說一
切蹈襲逆鉽口吻而以除去山人之言爲其命脉則

臣於此亦有說矣嗚呼自古奸人之搆誣忠正陷害
良善者率皆侈哆萋斐以口成案鍜鍊傅致以獄爲
名蔡顯之陷蕭傅冀邴之誣李固前後一律如見肺
肝是故古之君子一與奸人爲敵則孤忠獨立禍機
倏發智不及謀勇不及避徒令後世悲其禍之酷烈
而惜其志之不見白於當世則亦何益於泉壤之冤
哉臣曾祖故副提學臣晃世襲家庭忠孝之節親爲
王室休戚之臣早立名行獨持風裁特以門戶太峻
議論素高不悅於奸人始罹朋譖卒嬰奇禍當時長
老哀其志節後世公議盡其枉寃此非臣一家之私

言抑亦舉國之公論也臣請以臣曾祖己丑遭謗之由辛卯罹禍之狀暨　先朝伸雪之事一一陳之臣五代祖故領議政文貞公臣欽與先正臣文元公金長生爲中表兄弟也素以道學師友相爲引重則方宋時烈之出入其門而有盛名於世也臣曾祖亦傾嚮焉及臣之曾祖之弟炅亦遊於文敬公金集之門與時烈爲同門而久乃得其爲人則臣曾祖亦聞而疑之及　孝廟初元收名遺逸將以興造大業時烈一隊首膺弓旌之招顚倒入朝自詭以討復大義而以臣曾祖方爲清流之故其中一人之嘗容習於臣

曾祖者固要款從容語時事曾祖問曰君輩昔則不
出今何入之遽也亦豈有所事而且將何先乎其入
曰有三件大事一則復讎雪恥二則姜獄翻案三則
激濁揚清蓋臣高祖東陽尉曾在南漢圍城中與故
相臣金尙憲故參判臣鄭蘊倡承尊周力斥和議則
復雪之義是臣家傳之論也臣曾祖妹夫姜文斗卽
故相臣碩期之子姜氏之獄自黜主之鍊治憯毒臣
曾祖心雖隱痛口不敢言則欲爲伸雪者是臣曾祖
之所蓄也且臣曾祖方以清名領袖士林主一世之
公議則激濁揚淸之論是臣曾祖所雅言也爲此三

者言盖欲以覘俯仰而冀與同事臣曾祖已覺其旨意乃以名實出處之義反復譬曉其說甚長盖其略曰復雪之論實爲今日第一義而張虛名而無實事則是欺君也不量力而挑強胡則是禍國也君輩於二事將何居焉若姜氏之寃國人咸知而獄成於內事端莫晰則外廷之臣非所敢言也至於激揚之說最爲士林公誦而君輩新從外来未諳物情若急於需世務激訐爲新奇則將恐是非亂於公私賢邪眩於愛憎而開黨伐之門爲不靖之堦矣君所謂三件大事皆名美而實不容易者也且君輩譬如鳳鳴可

聞不可見時出而羽儀則人爭先覩矣若下而與鷄
鶩爭食則人且賤之矣自古儒者名大爲患一得其
名而無實以繼則將不免志與事違心勞日拙畢竟
爲僨事誤國之歸矣此則他日當自知之時烈聞而
惡得其情狀而以爲且異同矣盖其使人來謁也將
以求合也而卒不合者也彼方設爲名高則先聲而
無實此乃主於爲國則先實而後名彼將以廣合從
而行黨伐此乃欲杜蹊逕而分涇渭彼方求進而爲
名此乃勸退而全節則此其道有如晝夜之相反而
卒不能合者也及當時烈之擲帽跳出也臣曾祖適

入政院目見其事大以為駭遂作言於稿中曰此所謂事君無禮者也 上雖以疾不得引接人臣分義豈敢爾耶此非之秦之楚之時惡得如是且已擲之帽其可復戴耶傍有笑者曰無多談欲作假孟子且為真臧倉矣是說流聞遂為搢紳間口實時烈聞而恨之此則臣曾祖與山人不合之端也始則聞其風而悅之中則迹其心而疑之卒乃聽其論觀其事然後始惡其說激遂以行事犯分而其漸則不可長也山人輩既與臣曾祖議不合以為臣曾祖終不與已遂以為不擊去臣曾祖則無以伸其說而行其志乃

以黨於自點為辞并論不恱於當路者六七人而以
臣曾祖為的立幟施威而刼持一世於是公議大譁
伸白者相繼而發終無以自勝則又醜詆臣曾祖以
為營護罪人盖先是兩司之論罪自點也有一臺臣
袖啓草來議臣曾祖則臣曾祖以為自點自姜獄以
後得罪士論今日此擧雖不可已而此去公除無多
日過此而論之實為合當矣至是又執此以證其論
而 孝廟猶無意加罪則於是又有飛語聞 上以
為不善處謗而將使山人不容於朝 孝廟震怒以
為方招賢者爲興至理而廷臣敢如是無禮遂 命

黨臣曽祖此盖已丑十月間事而臣曽祖禍端之兆也噫詩不云乎亂之初生譖始旣涵盖奸人之所以構揑正人者其始未嘗不構造無根訛傳蜚語漸漬乎民間熒惑於　上聽及其乘機投穽擠之於不測者其陰中之形不可方物則雖以明主在上或不能下焉噫彼譖人者亦已太甚矣臣曽祖在謫數月特命放還未幾復進用由承宣歷諫院遂長玉堂數年以来恩遇日隆駸駸且大用雖傅會時議者欲有所戲撼而　孝廟輒斥之於是素忌嫉者及挾宿憾者日夜睢盱謀所以擠陥葴用捷徑横鏅於北里林南

陰謀潛運於偃月鼓煽揣摩其機甚急傍觀已有爲
之悚慄而臣曾祖則殊不覺矣辛卯冬自點之獄起
自點之子鉽就服廣引諸武臣邉士紀安澈等舌人
李馨長其辭以爲將除去元斗杓及山人一隊時斗
杓方判金吾主治獄翌日鉽之子世龍始引臣曾祖
其辭以爲己丑七月初七日夜安澈邉士紀等一時
来到其父鉽家而臣曾祖與金鉽發怨望謀逆語三
人同聽而其言則渠不親聽但聞於其父鉽云自點
家搜来文書中有一赫蹄書卽鉽之抵其父者也其
書中有申爲大諫似當停論之語并以此責問於臣

曾祖與鉽親密之狀臣曾祖對以臣 王室至親喬
木世臣惟父及祖敎臣者是忠君之事豈料今日不
測之言反加於臣寧欲一死而無知邊士紀則亦不
相知安瀫則但識其面目至於自點則以倫堂因公
事往來者固有之而逆鉽則雖同朝相知年輩不敵
往來其家絶無而僅有爲大諫時未嘗傳論則賊之
父子自相爲書何與臣事乎仍請與鉽對面 孝廟
卽以此下鞫廳令問於鉽時鉽已就服當誅而留數
日矣主獄者喝問曰前汝所援引皆武臣雜類此外
豈無文官名流之可引者乎鉽卽又引臣曾祖其辭

以爲謀逆則實不與同議而但勸吾使舌人李馨長
通虜中捉去山人事而其時則非七月而八月間也
同會非三人乃二人而其一則安澈也云云盖其時
澈爲平兵未還之狀人咸知之而考政案及朝報澈
果以己丑八月罷而九月初七日新兵使褒始亮始
辞朝與澈交遞於平壤盖九月望後也同禁許積其
時爲監司親罷澈故知其狀甚悉於是世龍所証引
者皆脫空獨有通虜一欵而其證援卓在馨長馨長
前已出送拾當拿而方赴燕未還矣時　孝廟方親
鞫遂於臣曾祖問目中　命去謀逆一欵只以通虜

爲辭使同禁許積及問郎吳挺緯親下庭辟羅卒啓
問於臣曾祖對曰聞此問目此事乃昔年李烓所爲
事也臣父嘗爲烓所陷幾死虜庭臣常痛心切骨豈
意今日復效烓所爲以禍國乎鉽以八月間爲言而
澈爲平兵未遞矣且臣雖無狀未被論之前位遇方
隆何怨於國既被論之後方待罪郊庄至十月赴謫
中間僅月餘而未嘗一入京又豈有與賊相面之理
守　孝廟命詢于㮡鞫諸大臣大臣鄭太和李敬輿
趙翼金堉李時白等皆以爲誠如其言獨主獄者與
臣曾祖有宿隙持之甚力　孝廟猶疑不忍以爲或

不無推究更令秘密議啓其啓辭曰逆鈜招内以八
月間爲言而八月則澈爲平兵未還申晃以副學被
論乃在九月望間被論之後即往平丘則大臣金墳
詳知其狀於是臣曾祖所被誣者盡虛而獄情轉變
鍛錬益急臣曾祖竟不得免焉此則臣曾祖辛卯羅
禍之事狀也壬辰春馨長既拿来鞫問馨長既已輸
逆謀當誅　孝廟故疑通虜事有無於是使同禁許
積及問郎鄭檣别以此詰問於馨長曰己丑汝在西
路時申晃及金鈜豈令汝轉通虜中事乎馨長對曰
元無是事復問曰雖不直通于汝豈因汝妻子而有

所云云耶馨長曰元無是事遂嚴詰再三馨長乃大
聲呼曰吾既已輸送謀當誅妻子當夷滅更何顧藉
他人而况其人已死我安所責德教而苦辭諱之申
晃素貴倨奴隷視我輩人吾儕小人未敢一接其面
又安有通書乎且通虜是何等事而敢因婦女有所
云云耶申晃則究甚究甚連呼者數三四事竟無實
則至是而通虜一款又既空矣盖前後諸賊之誣引
臣曾祖者世龍則以為三人同謀而臣曾祖與鉽則
以為二人而臣曾祖實不與知鉽以臣曾祖勸使通
虜而馨長則曰元無通虜事前後諸賊之招自相違

反無一可懲不特日月之相左而已且臣曾祖受禍
專以通虜一節而通虜之說旣出於逆鉞則不待面
質而徑誅逆鉞通虜證左又在馨長則馨長未來而
先加訊問似非獄體之當然而事竟至於斯豈非窮
天極地之至冤極痛者乎噫凡治獄之道一言之差
可知其誣一事之錯可證其冤夫七月而八月則日
月差矣三人而二人則人數錯矣瀓方外任而謂之
參聽始云謀逆而終言通虜鉞則敎使馨長而馨長
則曰元無是事其言其事前後相反無一可據矣且
奸人之所以前後揑合陷臣曾祖者一切以山人二

字爲之機括始言山人之不容遽激 天怒己丑之流言也終謂之捉去山人而俾授慈梓者辛卯之成案也其言之巧如出一口其機之憯如發一手其淺深次第羅織文治之狀雖閱屢十年之後如在目前則况以我 孝廟之聖明豈有未及洞燭者而能下之於己丑之後眷注無替者以臣曾祖之猶生也不能下之於辛卯之後幽冤未雪者以臣曾祖之已死也當是之時苟非臣家讎怨則孰不知臣曾祖之冤狀然而不敢爲之一言者盖以致臣曾祖於死者威勢可畏故也至我 先大王初元乙卯朝廷以臣曾

祖寃死除臣祖父宗華為 寢郎則臣祖父始乃敢

上書訟寃 先大王命下該府考閱鞫案明覈其獄

情而復 命收議諸大臣則時任原任諸大臣皆以

臣曾祖有寃當伸雪其事實皆在於金吾回啓及諸

大臣收議中 先王特命雪寃復臣曾祖官秩蓋距

辛卯已二十五年而幽寃始伸得洗丹書之寃則實

賴我 先大王至明至仁無幽不燭有寃必伸之聖

德也至於臣祖被誣之事亦有由焉蓋臣祖父之表

弟故清城府院君臣金錫冑當庚申危疑之際手剪

逆竪以安 社稷其時臣祖父使從弟範華執送亾賊

元老於金錫胄所遂得諸賊之情蓋元老嘗出入逆
豎之家得參謀逆又嘗往来於臣祖父從弟範華家
以偵伺金錫胄動静臣祖父嘗見其爲人以爲此凶
人不可近也元老聞而恨之及是執送也出門顧曰
使我至此必是君從兄弟也吾必有以擠之蓋以臣
祖父兄弟平日每斥渠以凶人故也崎屹之心終是
不忘及至告變策勳之後又以不盡告逆黨爲其同
輩所告再入鞫廳則自以無復生理深怨金錫胄欲
報無路遂誣範華及臣祖父以爲代仇雪恨之地其
言極爲凶悖而訐左則專諉於其徒姜萬鐵故推問

於萬鐵則以為皆元老所為而揑造誣告者也遂與
面質元老辭窮就服其所誣陷情節昭載文案有目
皆見爲可誣也噫是故我　先大王洞燭臣祖寃狀
前後下備忘特　命宥釋非止一二其最初備忘略曰
今此元老所告反引無辜之人陰售其奸計之狀昭
不可掩其情節十分痛惡及萬鐵元老對質之後又
下備忘有曰今觀萬鐵對下招辭申家小無干預而
其他凶謀皆元老誣告等語明白招辭則範華等淸
脫昭然無疑并即放送最後鞫廳啓辭　荅曰某以兵
判至親之故爲諸賊所怨嫉其欲謀害之狀明白無

疑今觀其辞更無可問之端前後備悉昭如日星臣
祖父之畢竟得免於機穽而復蒙再生之恩者又重
頼我 先大王至仁至明無幽不燭有寃必伸之
聖德也今尚夏之徒不有 先王之明教反詆元老
之凶言公肆誣辱罔有紀極噫此亦元老之徒也何
足道哉至於搆誣臣父之說尤極絶悖其所謂奪嫡
乱倫者臣未知所奪者何嫡所乱者何倫耶言之無
状胡至於此此無乃指臣從兄向来所遣臺言而謂
也茲事顛末則既有法府文案臣不必費辞為下而
臣之尤所痛惋者此輩掇拾閭人骨肉之流言以售

其誣陷人家之計吁亦惜矣此彼輩之所以誣毀臣家首末而臣旣畢暴其事狀矣嗚呼彼輩之所以搆誣臣家不有餘力極口醜誣有若報父兄之仇者其情不難知矣臣竊觀前史方君子小人之相爭也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指君子爲小人邪正之分若未可定矣及其善惡殊趍否泰異道小人之禍旣烈於當世則其始君子之論誠燭照而龜卜人皆謂之先知之明而當世誣毀之口卒不能掩其後世之公論是故安石之禍至於京卞之奸出而呂誨之先見乃明龜山之正論方行也矣臣曾祖之與山人不合者

初豈有他哉祗不過論其出處邪正之分而已𢡟臣
曾祖旣沒之後以至今日斯文之變怪日出國家之禍
乱相仍端人正士無不中其機弩抨於文網遂使讜
言淸議不聞於朝廷世道人心壞乱而無餘非義之
義非禮之禮肆行而莫之禁卒之無父無君之論充
塞一世毒遍於搢紳禍及於 宗邦上自 國家下至
閭閻無不受其害至於𢡟集之逆出則又不特京下
之奸而已當初下奸一論果不可謂千古之隻眼而
龜山之正論其可謂程門之懟筆春秋之斷例亦可
謂孔氏之私書而不可行於世耶此臣所以奮筆而

論士林之奸窮自附於龜山之斥王氏春秋之罪趙
盾而今其徒黨乃反提當時誣毀之目爲今日醜辱
之資口氣洶湧手脚忙亂不顧前後惟思穢罵此不
過畏臣正言披抉其肝臟破碎其頭腦故也可見其
勢之窮而情之急矣第臣所大痛恨於心者則有之
臣曾祖世篤忠貞雅仗名節嫉惡如湯避邪如風此
乃家傳之學而世守之論也臣五代祖領議政臣欽
砥礪名德風尚氣義特立獨秀與世寡合中罹百憂
幾死於爾瞻仁弘之黨晚而遇 仁祖中興之運扶
麗廊廟之位以嚴宮府重名節風厲一世常倡言之

於衆曰魏相之除霍氏忠矣而其因許史則非也所以新厘敬化匡飭天綱杜幽陰之私逕恢士林之公議一時所與士大夫亦皆耿介清發芒寒色正使陰邪渾濁之氣一變而為光明正大之體則臣曾祖之得於家庭者如此而平生所自期者固不後於當世之君子獨奈何懷指佞之忠而不能為堯庭之屈軼拒燭奸之明而無賴於秦鏡之照膽區區一掌竟不能獨遏洪水方生之勢讒成於市虎禍烈於樊蠅則其所飮恨於九原者非直悼一身之寃枉而已及今身沒之後未滿百年而其言大驗於世則當世公論

亦有盡范滂之孤忠賞呂誨之先見矣此所謂是非定於後世者也惟彼凶徒之無狀祖述諸賊之誣招意欲撤翻公案顚倒國是不復知天地之有靈雷霆之可畏此眞假氣於逆鉞還䰟於凶老則語意危怕無異上變之章云者何其自道之明而其所謂苟欲做成欲陷正人則堯舜可名爲桀跖夔臯可喚爲共兜伯夷可誣以貪史魚可訾以曲云者又何其自畫出和尚家本來面目而更無待於他人之指名耶雖然臣不諒輕弱徑發大議至今凶邪之氣醜穢之口上及於祖宗加於父兄臣誠驚駭憤痛直不欲與此輩

并世而同國則又豈誘之以横逆之来而晏然於榮
次出入於周行只增其私心之痛傷物議之喧豗哉
玆敢悉暴其寃禍慘誣之狀伏乞永刋朝籍以爲人
臣直言之戒且令微臣得以避遠凶鋒少舒哀憤則
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封緘飮泣不知所云幼學元
景瀗等疏曰臣竊伏見申晃曾孫致雲爲晃訟寃之
疏誣臣等先祖故左議政手杓因有紀極有若晃之
死專由於臣等先祖挾憾傳致用意鍛鍊者然噫噫
此何言也渠雖急於訟寃何敢以　聖祖親鞫之獄
直歸於一獄官修隙報怨之地也曾在乙卯年因晃

子宗華上言臣景濂曾祖父右尹臣萬春陳章下暴
今致雲之疏不過演䛕其祖揑誣之言而敢以歲月
滋久耳目已遠變幻事實顚倒曲折遣辭巧慘尤有
甚於其祖噫臣等先祖在世而爲逆黠父子所峙屹
旣沒而爲冕之子若孫所搆陷臣等腐心痛骨瀝血
籲呼以冀　聖明之少垂察焉嗚呼辛卯之獄尚忍
言哉變生宮闈禍迫呼吸我　孝宗大王親臨嚴鞫
冕名緊出於鉽世龍雨賊之招矣冕以　王室至親締
結逆魁表裡相應之狀綻露狼藉莫敢有掩於　聖
鑑之下雖以　聖祖敦親之仁亦不得容貸而特冕

頑忍不服未及正邦刑耳今致雲欲掩其祖之罪惡則
加之以忠貞名節之稱欲誣臣先祖之按獄則搆之
以宿憾鍛鍊之目譸張辞說惟意所欲可謂縱恣而
無忌憚者矣噫當初冕名旣出於世龍之招不待鉽
之更援而其情節已露矣臣等先祖果有羅織文致
之心卽此一招足成斷案又何必恐喝逆鉽脅使更
援也哉若以鉽供謂出喝問則未知世龍之招亦因
喝而發耶喝之一字雖以宗華之巧飾猶不敢下得
則今此致雲從何而得來耶突起訟寃求辞不得乃
翻其祖所不道之言吁亦痛矣盖冕之受刑不專在

於鉽供而亦由於自點家書札之現發其書即鉽之
抵自點及鋌兩書也一則曰申爲大諫當爲停論一
則曰洪則已遞獻納申爲大諫當爲停論極幸極幸
夫逆點之啓是何等大論晃爲諫官則凶逆之父子
兄弟動色相賀晃之於自點聲勢相依血脉相通之
狀據此可知而當 聖朝親問之時晃自謂與點父
子未嘗親密巧詐抵賴及 聖祖命示其招曰所謂
大諫申者誰耶所謂停啓云者亦何耶晃遂語塞而
不能自明始吐與點相切之狀 聖祖赫然震怒即
以晃刑推當否詢問于叅鞫諸臣則領相鄭太和曰

以獄体言之則刑推之外無容別議大臣李敬與金
堉趙翼李時白以為臣等之意亦如此 聖祖又曰
推官之意何如臣先祖對曰逆鉞父子皆已言與晃
同謀之狀無容別意其他獄官沈之源許積臺諫李
厚源李一相等一辭無二則自 上遂下教曰應刑
推顧臣先祖隨衆仰對之言何嘗有一毫鍛錬底意
而今致雲以晃之杖斃逞恨於臣先祖者抑獨何哉
致雲又以鉞之留數日不誅欲歸咎於臣等先祖而
反以鉞之徑誅為晃抱冤之端噫鉞之父子次第承
款之後臣先祖請即正法非止一二而 聖朝乃以

所援者不無面質之事再 下教靳許此果出於臣
先祖之用意緩刑乎當晃之稱寃也 聖祖下教曰
爾與鉽面質則可以發明乎又 教曰與鉽面質可也
前後 聖祖下教不翅丁寧此可見 聖祖克審之
至意則其敢曰不待面質而徑誅乎此非但誣臣先
祖而已若有一分嚴畏之心渠何敢乃爾若夫通虜
其所稱寃尤可笑者鉽招旣曰晃勸使舌人李馨長
潛通虜中云爾則使馨長通虜雖鉽而匿形陰謀指
揮逆鉽則晃實主張其跡至秘其計至巧半夜潛嗾
之言出晃之口入於鉽之耳而已初非晃所自言於

馨長者則馨長謂晃不知誠非異事此何足爲訟晃
左契乎其曰馨長未来輕加訊問云者亦不成說馨
長不足爲晃之證而晃之罪又不特通膺而已傳鞫
經年以待其還斷無是理而今致雲以未来先訊等
語謂臣之先祖挾憾搆殺者豈非誣悖之甚耶其所
謂宿憾云者不過晃請遞臣先祖叅賛之一啓則此
何足爲必報之怨而驅入於惡逆之科耶致雲之必
以是爲言而欲實其嫌端者多見窘䟽之態臣不敢
多〻下也噫致雲之疏首未張皇無非揑合渠亦自知
遁辭所窮則從以獄情轉變鍛鍊益急等語囫圇爲

說而不及其所轉變者爲何節鍛鍊者爲何事何其
肯綮處說者若是糊塗也此眞所謂孝子慈孫之所
不能改也至若 孝廟之聖明不能下之於辛卯後
云者渠敢以 聖朝處分勒歸之於知其冤而謂其
已死而置之者然豈不萬萬絶痛乎臣等伏見先正
臣宋浚吉年譜則丁酉十月名對時某以此人出来
踪跡難安爲辭則 聖祖下教曰當初申冕等與李
賊相爲表裡今則又無鄭賊有何可慮李賊卽馨長
鄭賊卽命壽也冕與鄭李滚成一團卽此可見則
聖祖何嘗以冕爲冤而今乃顯然質言以誣 聖祖

天日之明人之無嚴胡至於此極又按故相國李尚
眞謚狀有曰公爲正言以自黜安置事參合啓承旨
申冕辭疏中有憤懥語公論啓請罷壬辰以　中批
除司書蓋冕敗而　上許公先見故有是命云云夫
劾冕之人許以先見則尚敢曰　聖祖之知其冤乎
噫自冕死後歷　三朝二十五年之久而不敢有一言
必待賊積柄國之日始乃躑躅而生心者豈無所爲
而然哉以冕之死而求伸於積之手固其所也如積
之始焉同辭請刑略無異見而終焉隨時換面反覆
其說者於渠何誅惟我　先大王洞燭奸狀初於宗

華之陳疏也　聖教至嚴並　命還給及夫宗華之上
言也積所以費力游辞曲爲晃地者可謂至矣盡矣
而　特下判付日詳覧收議則以申晃爲無罪而予
則有不能然者無論犯逆與不犯逆有罪與無罪曾
在　孝廟朝鞫廳杖斃之人到今歲久月閱之後至
於復官之域則於理於事極未穩今姑安徐其後稍
申請不已　上教只曰申晃若不犯逆則復其官爵
可也若不二字可認　聖意之有在今致雲敢謂之
特命伸寃若哀其枉隱其死快　賜昭雪者然其誰欺
乎且宗華粧撰之辞無所不至然通篇一款則雖藉

馨長之招以證其父之不知而不敢并擧鉽爲言者
猶有嚴畏之心也致雲直擧鉽冕而創爲之說曰元
無是事將欲并與鉽之所納欵者隱然歸之於無實
之科豈非冕之於鉽根節相連必脫鉽而後方可以
白冕耶率是而往自點之死亦將謂之稱冤天下寧
有是耶仍伏念 聖祖親按獄体至嚴一罪囚之出
入一問目之添刪無非取決於 睿旨則此豈有司
之臣所其操縱而伸縮者耶伏況 聖祖哀憐惻怛
之教有足以感動臣隣而終不得以恩屈法則冕之
有罪無罪此可知矣爲冕子孫亦當垂頭緘口不復

提起以重戮其祖之魄而今致雲僅成羽毛輒敢跳
踉乃爲白地自脫之計而不敢指斥於所不敢言之
地必欲歸罪於奉令承教之臣臣於此益不勝痛惋
焉